道園學古録卷之四

在朝藁四

雍　虞集　伯生、

芝亭永言、

絶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荅袁伯長、

沙禽東去避網羅、蕩舟相逐如遠何、越山青〻越女白、從此勞人魂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東盡滄溟南斗低、明年白日百花靜、憶〻琴中烏夜啼、

燕姬當壚玉雪清、簫中吹得鳳凰声、不及晴江轉拖鼓、洗盞船頭沙鳥鳴、

木夫容、

九月襄王宴渚宮、霓旌翠羽度雲中、滿汀山雨衣裳濕、宋玉

愁多賦未工、

水夫容、

長洲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願奉君王千歲樂一盤
清露玉淋漓、

送四川憲使、

晩趁嚴召直承明侃：論思歲未更國老不應持節去鄉人
徒羨過家榮、

錦溪園裏千尋竹夏日移床就綠陰烏帽練衣邛竹杖閒來
誰與共清吟、

已歎玄經返黑池復愁国史奉嚴祠離鄉游子歸仍晩獨對
東風猎髮絲、

小東郭外今無舍萬里橋西況問田不恨錦官非昔日但尋
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芝千本仙井山中玉數參老去首丘天所念未甘
孫子秪東南、

曹將軍馬、

高秋風起玉關西踣鐵歸朝十萬蹄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
風雨夜聞嘶、

舊屋、

舊屋已屬他人家臨風且復立江沙欲從子雲訪墨沼更向
少陵尋浣花、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湍五月湍聲入座寒種樹已堪維馬騎開軒
即可把漁竿、

馬圖、

昔在乾淳撫蜀師賞茶買馬濟時危鄉人啜茗同觀畫爲解説

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棄諸孤之四年、集來吳門、省連州府君大墓、始見叔父南山翁、翁與集同出太師雍國公、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翁方客授外鄉、又以推人生年月日、論禍福以助道、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云耳、

玉屏古栢與天齊、使過于今又七期、各道遺書向江上、西風江水鬓絲々、

王遷墓下有諸孫、東望潛波每斷魂、泣血二三年餘喘、在更将哀淚灑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世澤須令孫子憶、數家今幾尚簪纓、

王母圖、

瑤草春深晝日閒、靈芝清露白怡顏、双成吹徹參差玉、八駿人間去不還、

偷桃小兒癡且妍、恃恩無頼更豪憐、鶴翻雷電天公怒、風雨落花紅九川、

黃竹遺墟白雲高、空桑戴勝向晨嗥、茂陵多欲非仙器、枉賜金盤五色桃、

西望瑤池斗柄旋、金明水浄月娟々、請觀阿母神仙籍、名在龜山第幾篇、

竹杏沙頭鸂鶒、

蛺蝶飛來石竹叢、羅襦曾試繡紋重、荷花啼鳥銀屏暖、卧看牕間唾碧茸、

閬州海棠、

閬州城南天下稀、海棠參天鸚鵡飛、百年高興付蕭散、老者

西江何日歸、
書懷、
冷泉亭下呼常到、巫峽舟中聽更愁、老石枯藤還見汝、因懷
經勲思悠、、
託夢中詩二首、
祝融君、紫虛君、率子廉、
出海雲霞九色芒、金容滉瀁水中央、向曾賜服玄洲玉、今結
蕭臺一九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宮、親題彩筆篆明虹、玉樓臨海連天碧、待子
扶桑鶴出籠、
失脚漁磯返棹遲、戲回石上候來期、老翁岩下諸年少、總解
題詩笑鬢絲、
題周東陽進士爲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繞隔縣、好添花竹又清時、歸來未老柴車在、百里
尋春定可期、
維摩、
二士同開不二門、是何境界擬評論、若爲普供諸香飯、貴得
薰聞悟識根、
錢舜舉折技夫容、
白髮多情憶劒南、秋風溪上看春酣、翦來一尺吳江水、凝比
千花濯錦潭、
商德符小景、
商公昔者觀秦蜀、劒閣崢嶸筆底開、又向江南住三載、不爲
庐阜即天台、
天曆改元十月題子昂馬、
朝廷無事日從容、太僕承恩出九重、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

一天閑八尺龍、

寄馬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次柳花、二月淮舡當到家、賜金盡賣買田舍、坐對
八公吟日斜、

酌德符小景、

一五老峰前屢往來、紫雲如蓋蔭崔嵬、十年京国頻看畫、最愛
高僧坐石苔、

賦故宋李忠襄公植烏石渡舊隱、

窈窕幽篁帶薜蘿、青春白日坐蹉跎、試詢烏石江頭水、寧有
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偶成、

雨浥輕塵道半乾、朝回隨處借花看、墻東千樹垂楊柳、飛絮
時來近馬鞍、

聽雨、

奔風圍坐鬢毿毿、一縷蠟搖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
春雨憶江南、

春雲、

春雲漠漠度宮城、樓雪初融水未生、行過御溝成久立、起頭
枝上有流鶯、

與趙子期趨閣、

日出風生太液波、畫橋千尺彩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
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待漏宮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勅
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晝刻傳呼淑景遲、 聖主自觀新進策、侍

臣簪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頭白眼昏心力盡、高堂
深夜燭搖紅、

題陳衆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憶錦溪最上原、春雲爲雨日行天、何時獨上溪邊閣、不待
冷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関情、無端繞屋長松樹、盡把
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

瀲々陽日二水生波、翠袖黃裳脫濯過、珠樹月明花婀娜、鳳毛
春煖錦婆娑、
樊宮翻雨過江潭、燕々新來試浴蠶、庭下錦衣皆稚子、窓前
秀色是宜男、

子昂人馬圖、

綠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牽馬過、繡簾美人時共看、階前
青草落花多、

紹興間臨安士人有賦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々
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
香中簫鼓、綠楊影裏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
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
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思陵見而喜之、恨其後
疊第五句、重携殘酒、酸寒、改曰重扶殘醉、因歐陽
原功言及此、與陳衆仲尋腔度之歌之、一再、董此
守求書其事、因書之并系以此詩、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堤

楊柳舞青煙、
題畫古木、
高秋木落洞庭空、岳陽城南多晩風、蛟龍夜護玉壇古、鬱影
長留明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 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召還、早
起十七日、至恒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秖有銀蟾出海頭、不得吹簫送清夜、禁城
鐘鼓度中秋、
子昂幽蘭脩竹、
舊時長見揮豪處、脩竹幽蘭取次成、欲把一竿苕水上、鷗波
千里看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外少人來、庚々舊石如人立、恐有
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却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鉤、蒼龍過雨影在壁、斷雲
零落令人愁、
篔簹谷中春事晩、老鶴俛啄蒼苔生、長鳴戛々雨氣潤、舞羽
翛々山月明、
酬書巣送椶帚、
積雨蒼苔路不分、松華盡日落紛々、塵埃滿袖歸來晩、誰與
柴門掃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外、銅盤
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雨人參長紫苗縣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氣千山表野有
新田市有謡、

畫馬、

蕭條沙苑貳師還首蓿秋風盡日閒白髮圉人曾習御長鳴
知是憶關山、
虢國夫人學畫眉宮門催入許先馳春風十里聞鄉澤新賜
金鞍不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空無處著神通蒼龍浴罷軍持水閒玩
明珠似日紅、

題納凉圖、

百頃芙蓉水滿隄綺牕只在畫橋西羊車薄莫過湖曲驚起
鴛鴦不並棲、

題畫

松戴蓬萊山上雲竹含滄海岸邊風二更月上誰能看唯有
河東學劒翁、

題趙子固山礬瑞香水仙叢蕙、

梁園池館日蒼凉飛蓋追隨憶故鄉澤畔行吟春事晚時々
駐屐近微香、

息齋竹、

紫貂蚤解獵圍縣一棹夷猶雪滿簪山雨欲來春樹暗盡將
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畫呉宗師、

緜々微息起黄庭仰望搏桑拂帝青海上鶴來知有意手持
楊許寫來經、

題呉彩鸞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寫韻軒繡簾窣地月娟娟尋常鶴唳霜如水書到
人間第幾篇、

壬申芝亭春帖子、

秪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薄田若荷　聖恩歸去蚤東
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父向黃庭留白鶴偶隨
華蓋駕蒼麟、

東風吹雪著髭鬚目力都妨讀舊書兒子總堪供稼穡故人
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蘅儀如鸞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瑚璉莫負
深耕種玉人、

華萼樓宴集圖、

華萼樓前翠輦來宮主吹笛百花開夾城誰敢爭馳道獨劉

霓裳進玉盃、

爲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蕭湘聽夜雨定知
剪燭向西牕、

先生歸到歸鴻閣閣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宿可伶
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虛一歸金陵、

二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　上顧問集嘗至金陵否、
集謹對曰、嘗到、又曰冶亭是汝所題、往年八九至其處、
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猶是未種松時到也、近臣
奏曰、玄妙住持道士趙虛一所種也、　上曰然、又顧集
曰、已陞觀爲宮汝知之乎、集謹對曰、臣奉　勑題榜賜
之矣、是日歸虛一來別歸江南、即告以聖上不忘冶亭

之意。又三日，呉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為詩卷來索
賦，因録所得 聖語如上云、

春明晝侍奎章閣、 聖上從容問冶亭。為報仙都趙貞士，新
松好護萬年青、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區々不
余畀，覩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翩々歸鴟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舍，老去
何年踏釣船、

賦思州田氏楊夫人梧舟堂、

白髮高堂晝霧昏、自將忠義教兒孫。邊傍種得千株柳，春雨
深々荷主恩、

次韻杜德常典籤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寺門依舊對山開。霜凋碧樹烟生草，從此
頻傷八月來、

百頃太液野水光，石梁秋日度流香。空遺玉座臨高閣，尚有
金仙住上方、

閣上露華生翡翠，潭陰日色射金虬、舊時車馬迎風動，此日
闌干傍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日華西轉萬年枝。甘泉罷幸楊雄老，滿鬢
秋風不受吹、

題畫何敬仲雜畫、

夢裏江南憶舊遊，明璫翠佩不勝愁。一鉤纖月清如水，吹笛
何人共綵舟、

黃筌犬吞乳狗、

西旅初聞效貢來，金毛覆地不凡材。蹴雲蹤跡同靈囿，抱子

花陰卧石苔、

題柯敬仲畫、

牽牛引蔓上棠梨、上有幽禽夜夜栖、自有秋風動疎竹、江南落月不須啼、

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道士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絶、君謨真跡也、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人和云、長垂玉筯殘粧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爲誰添、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籍周韶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鬬勝、韶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絶、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最善、胡楚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龍靚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秪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鬬茶龍井上、花開陌上載嬋娟、（白樂天、蘇子瞻、蔡君謨、陳述古、皆錢塘守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誰爲分泉落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莫漫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著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爲題
靈塔向金沙、

丹丘柯敬仲多畜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
函、隨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
甚怪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吳君誤夢中詩及
守居閤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爲不知何人作、其
軒轅彌明之流歟、與陳太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
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緣耶、卷後多侍紙、敬仲求
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屺墨、但日
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
尚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
虞集書、

題着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吹虛韻轉微、宋玉多情今老矣、[illegible]
閒雨是耶非、

題東坡帖、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負薪行、筆力與辭氣同一高古、憶
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謾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負薪渡江初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楚王
宮殿在專城、

題畫張彥輔小景、

山下吳王避暑宮、宮前浪起白蘋風、抱琴響屧廊頭去、多是
扁舟笠澤翁、

題李氏青溪精舍、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宮花紫綺袍、松雪落崖迴曉棹、海風
吹月見秋豪、

題李氏浩然堂、

水滿青溪花滿藂、浩然堂上看春風、小車還過溪頭去、偏看青山似洛中、

聽雪軒、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鍾山寒不寐、滿山松竹夜如何、

放鶴亭、

山人不受比山移、春雨開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眞逸到、伯令過海問安期、

臘日偶題、

大藥無功卦氣銷、等閒雙鬢與雪飄蕭、東家釀得黃精酒、說道凌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毿毿、重見新巢冷未堪、爲報道人歸去也、杏花春雨在江南、

無題

夏簟琅玕冷於水、綠韝烹魚手操匕、東風歸燕杏梁深、恨不身先貴人死、

與陳升海、

門外大風都不起、牕前卷書淨於水、匡廬道士上清來、吹笛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牕下燒香礼黃老、日午誦徹大洞經、白鶴隨人啄瑤草、

題扇與周幹臣、

玉疊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顆露盤涼、遙知環碧樓中坐、翠竹蒼松夏日長、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僉院秋夜曲二疊

天濶秋高初夜長浮塵銷盡霧蒼茫澄澄孤月轉危墻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乍疑霜不聞人語只吟螿

風力清嚴掃莫煙纖塵不礙月嬋娟太虛那得有中邊大地山河空復影九霄宮闕舊無傳幾承劒氣一飄然

招能少府

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語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盃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過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廬山尋眞觀題法曲道引

闌干曲正面碧崔嵬嵐氣着衣成紫霧墨香横碧長莽苔髣謫玉蟾栢影掃空基臺江海客欲去更徘徊霧鬢雲鬟何處在風

泉雪發幾時來鶴翅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殘雪曉牕外幽禽小春聲初動苔枝梟花落知多少春起早苦被東風惱綠陰青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禪翁此卷相示清潤緼藉使人意消因所題柳梢青調亦賦一首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公家橫幅疎枝如逢舊識同在天涯荒村茅屋歌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卻絲鉤青鞋藜杖翠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 御溝冰泮水接藍

飛燕又呢喃晝、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緘爲報先生
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頌、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臣某等敬覩 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
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旣勸而
庸巽、謂之子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太子以人文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纘 祖宗之
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旣膺歷服之
歸、則推奉 聖兄、謙居 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
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夫固有、樂
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
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
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巽、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
知退乎、而仲尼之讚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
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
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
得備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歌頌曰、於穆 皇
儲、文武聖明、於赫 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旣明旣禋神
交意孚、曾是脩遠、 帝載龍旂、其行遲遲、萬民徯來、 皇儲
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寧處、風雨孔時、道
無游塵、肅肅鑾車、通宵及晨、 帝曰勞止、毋趣行邁、會言近
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 世皇所營、我毋卽安、次于郊坰、坰
有豐草、雨露旣渥、差駒于牧、鑾纓濯濯、 皇儲攸止、百靈具
扶、群臣受詔、奉寶求趣、維時蘊櫝、龍光上燭、 祖宗之傳、景
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

有友有愛以承　武皇、　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洽
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臣聞
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其爲禮必親祀上帝、
而尊祖以配之所以明乎大寶之位付受繼承之公至誠而
無妄者也粵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南郊前一日大駕
出次郊所天光低佪陽煦充達氷釋于澤風不鳴條群臣駿
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無爲致思純一神物表見雲
氣發輝五采郁紛彌綸會際人神之感已兆于斯至乎望舒
方中星緯環列太和磅礴如時在春降玄水於方諸明爟火
於紫陛奉常告具侍中奏嚴玄袞廼御匏勺斯舉奠圭升燎
上帝臨饗有神光以致祥出景星以昭德熙熙事備成坤乾監
臨乃還次于幄殿將迎曒於陽谷應龍嘘其重潤若霧絢乎
曾霄、　天子又出次而拜貺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
陳其說以贊休嘉、　天子曰嘻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
緒君臨兆人凡所以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越億
萬年而無斁若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故感
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畤象圜于穹因高于
地稽古有作以事上帝音我　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以
質爲度土宇闢章彌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礼弗愆赫赫
世祖百度咸秩、　成廟繼志奠此郊域於皇
武考敬恭翼翼二升配
太祖貽我憲則禮巳始興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于文玉
帛犧盛越席陶尊將命寔來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既備、

惟我　天子、聰明睿知、曰惟事天、匪躬莫致、既祼於廟、又議
饗帝、自我踐祚、于今三年、雨暘若時、稼穡無害、孰爲貳携、誰
發其奸、孰爲不庭、服于師干、衆賢在廷、夙夜齊々、入而陳規
出則將美、震名以實、總綱于紀、一人以寧、萬國咸理、升中于
郊、實惟其時、載卜載諏、曰惟辛宜、載祓載齋、我將親祀、無敢
弗共、在爾有司、大臣岩々、小臣誾々、執衛桓々、執禮循々、黎
民芸々、衆神殷々、載嘷載咨、載悅載欣、惟明　天子、與天爲
一、不饗亦臨、不顯亦式、昭茲來郊、郊容晃、佩以躬酌、躬薦、上帝
用格、明星景光、卿雲麗天、望之若遙、顧依于壇、嘗其而瞻、陟
降舒安、行禮孔彰、天豈不言、皇々丕基、明々聖君、億萬億
年、盛德日新、以對于天、以保于民、稽首作頌、播之韶均、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游有方、若射置的、苟不素定、倀々奚
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爲、勇往不讓、職有當分、匪求
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是義、是達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
事在已、信美刘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爰表齋居、尚審尚端、
勿惰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實異其
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饜、朘下自豐、日極而攻、于凶
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
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迁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
尚鑒茲哉、

陳伯昇新齋、鑿北牖之兩端、因空以容寘、含琴書
則遷而宜焉、請盧集爲著銘、其左銘曰、

潛神于深養威于陰蓄之有方奮爲雷風君子則之作度居
琴内容以安外無後淫時出用之以哥雅南閒靖永年勿褻
以欽

中齋銘堅者

凡人有生寔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惻於過不
及損益寔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藥石則施中焉而止教必
有師藝之專成乃隳于術善尔齋居知中之極

爲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摶丹合土水火并隤然凝質幾天成重厚
容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毁傾潘甫愛之
如奉盤盂有虞尚陶吾勸名

洮硯銘爲陸友仁作

雲生洮中化完玉膚理縝潤色正緑保而用之吳郡陸

韓克莊硯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礱圭角濊潤光精至淳之澤至華之
英作爲文章以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名文齋豫章揭曼碩
既爲之銘玉又欲予銘于奚言哉姑拾其緒餘以誦之云耳
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即物顯
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實無限量可擬
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斂微散殊周流終始往來有恒應
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爲而爲受而生者明遍則一請視斯潭
況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以事天不其純而

求思堂銘

先王制礼一本民彜緊乎情文匪強僞爲惟均受命心同理
一品節以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豈外與國俗則亡脫因
獨能知能之良隨感以見弗學而合昭厥本善二之所推寧
止於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於惟克思作聖之事會歎是歸
弗思爾已爾羹爾牆如將見之召辱貽名動必致思翼翼新
堂孝子所止以宴以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
後已愼哉爲人薄化還敦詎不由此我銘求思以錫孝子

贊

御書贊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潛乃海瓊而
于邁山川近承於潤色草木咸被於恩光況乎彜然雲漢之
章照耀下土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此之謂歟故武
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臣林應端之子天麒得事 上於游
沭翰墨之際百拜求所以顯揚其親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
以賁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七月天麒朝於京師來求臣
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間遐迩顧瞻海邦波濤不
驚上際於天晨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 皇念之厥有
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雪之英炫於朝霞昔者其胄有
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此爲雅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
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吏至御翰墨以賜之此 聖恩之至隆文治之極
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其榮幸乎臣集謹再拜稽首而述
贊曰
宮中之政昔統冢宰出令詔礼陰教斯在維 皇念之愼簡

乃儼書以命之雲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共率職永懷忠貞以報
天德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鑿析群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冊左
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自贊

藐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
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歉乎未能至其所至也悅乎
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
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
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曾子翬僉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峙燦乎日星之

垂端居兮憂世之深致用兮儼然而有思豈弟之君子兮
庶人文兮在茲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思公畫像贊

磬然松柏之堅貞縝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
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逢 聖明而特起紬往哲之緒
言貫聲文而同理造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致清
華於崇朝長詞林以踰記謙自牧以立誠勇有為於信史受
深知於 明主曰嘉遯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佇嘉言之來
啓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高知止耆龜宗社之先幾麟
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以為期儼丹青之綏綏

蘇君眞像贊

偉哉蘇君曰子寧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有所
不趍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為謹於思慮有所

不語以詩書爲業而不虛不䟦以法令爲師而不深不固此所以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畫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斡公畫像贊有序

公姓斡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沖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国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殁夏人嘗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斈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 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欷歔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荊王修廟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典籤王倫都嘗以禮記舉進士從子成均於闕下又爲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爲録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蚤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在國發人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繇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敢徵良史

天根子贊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之樂畧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徧歷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閩粵間大山藂林草屋石室蕭然獨居晏坐定息

或累數千晝夜人有疾癘水旱妖怪之屬強起之亦欣然往
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爲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
識其爲三三百歲人人扣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
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蠻頭立成黃金先生哂而不受它日
又曰行吾所能壽千百歲不足爲多吾久擇人授之無如子
者先生又不受僧嘆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予聞諸蕭
田陳衆仲者如此至順二年聞有天根子北游醫無閭之山
訪其友蒯子訓之徒予解后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之
說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想乎其乾隤乎其坤氣聲軋靡啓闢吐吞孰鼓其橐爲此翕
闢往禪來續生以不息君子湛默求端於初視聽內收返旋
中虛巍巍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以及萬物譬之於龍飲
微保沫綿綿來升體完用充出入百爲私智妄作歸求有得
不矜不怍無以喻之命曰天根形銷名亡獨此之存廼錫金
華丟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無象瑤華琪樹枝葉扶疏靈風
欝迴光儀發舒累累重山日出醴露茂育無方以長終古

橐駞圖贊

皇武肇迹究究龍漠其居其康輯乘爲郭有服維駝邏肉載
崿毳旃帷房降軛簞鞢軋軋千里載泉于橐黃頭叅裘騎引
顧却人習見聞　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勤約手着蕆初
伊勞匪樂公劉續稷于邠式廓畏餓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
雅稽古允若

大象圖贊

皇帝畫大象二贊
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忽禮台承命裝潢而寶藏
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贊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偉華鏤錫路車是服維 皇在輿游目
於式任重持安眂力知德燕閒以思寫之几格天章龍文藻
妙造極嗟爾微勞尚軫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識若稽庖犧
受圖布畫遠取不遺以啓神易擬茲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
贊與世作則

謝靈運小像贊

刋山木以遐眺抗浮雲而脫屣登高秋兮極浦見夫容之出
水

道園學古録卷之四

道園學古録卷之五

在朝藁五

雍 虞 集 伯生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
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旣 即位置海內使省臣賽
典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道之善利塡以親王貴人者四
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
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
徼幸器名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貪黷其人而漁食之亡
以宣布德澤稱 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故
暴悍桀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含生樂死夫豈其

情也哉嗟夫簞壺迎徯之民曰以老死且盡生著格於會吏
虐卒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於中者
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
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
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
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
而讀之考其生産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
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
志曰張喬斬犴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
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国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
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
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

白者也其術不亦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鑒觀焉至讀其
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稾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国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
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疎而等殺
之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
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
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
代歷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国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
廢久矣漢初群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絶遂散爲民庶
降爲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沒而可續者
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
逮隋唐錢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諜官有簿狀昏因選

舉互爲著證子孫亦有所觀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　朝廷之勢尊於是有国有家者可不思古之䂓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国家功臣之系得槀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錄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爲氏其在槀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国受姓尊宗別族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敘次可覩而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諜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蛻氣禪綿綿延延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奕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尚多其以功賜国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父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体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肹蠁之交感應无間焉可

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求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慮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遡世德之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眞入中州是爲金国凡百年 国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国亡忼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礼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閒從將相故家竊閱

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 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 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 楊弘道字叔能淄萊人 王盤字文炳東平人 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謚文獻 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眞人 高鳴字雄飛太原人 張豸字義夫彰德人 趙復字仁卿楚人 楊雲鵬字飛卿 欒舉字彥峯閔東人不羈詩有律 劉百熙字善甫燕人 平玄字浩然眞定人 郭可畀字仲通渾源人 楊果字正卿中山人 薛玄字微之洛陽人 曹居一字通甫燕人 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謔 趙著字光祖燕人大俠 張朴字孝純 田

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史噩者其鄉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集序

游長春宮詩序

国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久是故迨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為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迥亢爽豁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因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無與乎宏達之觀近為世用者何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觴成必託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況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后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為韻以齒敘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二首稡為一卷謹敘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国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礼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无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為而眇焉獨繭之緒寄諸其人

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循其事終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委之乂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為與特深楔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瞷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為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予適當其微而何恠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于武昌乃謂其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數互有昏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其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因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為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為言耳盖亦觀於水夫安流無波漪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二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為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為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殆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叙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勉無怨無忿厉之氣其居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

初未始更憂樂之変者余因歴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考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尽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斈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斈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稾虞集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録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為治者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宮国都閭巷之斈礼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紝組紃之工宗室邍丘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礼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耶嗚呼盍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礼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礼以道其別攟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以適其変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裒聞君官以能官聞有子擢

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
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
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旣出受交趾方貢今又
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
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
曰
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
之鎭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
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　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
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士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
受命于　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二歲
輙遣使者往卽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
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
造命於　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
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
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
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踈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
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
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国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
皆其国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
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
後多寡以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攷
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
曰姑俟關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負闕而聞焉

亦暇於詢攷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録之則一利刀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陵之国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施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国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覩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豈不充然而歆羡恬然而厭服知　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囬路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覩歴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　之深導　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祖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貧定之史際遇　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云其族三處羅各極一時之盛允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守君葯房翁諱孝祥則

學齋秘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湛民間尚多不及僂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蔚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真為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其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礼莫嚴於事天矣 国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為壇於国南門外曰圜丘以祀天嘗以大臣攝事国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 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甚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為祀也為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為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為龍形負以玉刻符凡二一曰山簡寘之名山深究一曰水簡即大川沉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沉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 旨命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為祠既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瀆而集賢周君南翁寔受命以行君嘗事 上青宮為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礼肇見於此其尚克敬致之於戲礼樂之制作大備極大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斵之爲桮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工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

国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盡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迺者、聖上嘉尚儒孝、而爲儒者、或以迂緩異儒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

浩繁而令尤盛為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廼在所謂譽廷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藂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倅一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賛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况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蹊国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賛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集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边重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餱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庭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貫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迩者一旦边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延祐丁巳冥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貧非不足於美官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边將竟其法或謂边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兕當使明知国法凡爲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饜其利少

値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决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乎　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某爲之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太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臧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襮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国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久學數年會同舍生欽者爲太常禮儀院判官得幸　今上於東宮以生苦學薦擢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国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虞某爲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絕国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国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即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体　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

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望事
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
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實与臺之長貳親
致　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
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
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
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
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
得小官競競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
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
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家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
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变化其人而用
之以爲孝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
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
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
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
息而養其中擴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礼法之微權以通
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
嗚呼使国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
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没国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
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
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爲其門人之得於

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傳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
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斈亦無窮也今
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
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
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
之隨声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
荅問爲躐等而始困其師長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
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
之耳目內以蠱晦斈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
者也而謂文正之斈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
也見　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
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

得失而逹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極先聖之閫奥揺
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夫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礼樂
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
非夸多以窒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
使斈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
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
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与先生斈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
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与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
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
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斈官与先生先後而至斈者
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
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
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刘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

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斈也，非朱子之斈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為国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為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　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廢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為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国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叙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勳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昔在

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布爪牙干城於內外，遐邇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定其武功統率之大小衆寡，以次受職，其子子孫孫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絶而不續者，蓋與国家相為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勳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間者矣。噫！　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国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以為重也。思睿之所　李完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以為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為可

貴也君以金源之貴族事
武宗皇帝於潛藩以治文書爲戰事　武宗憫其勤勞書其
名封以金璽使樞府如而用之　皇太后及
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以君屬樞府如　武宗之旨皇慶二
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鎭建德焉當　武宗之
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何可勝計可謂
勝矣然或不能自久者物理當然耳非　上之恩意不足也
君以十餘年之後始即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爲幸然久而傳
之子孫可以無窮以彼視此所得果孰爲多乎延祐初元之
二月近臣以君入見　嘉禧殿　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
金符故敝何以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尚方以新製者賜之天
下之長千兵者多矣省府歲奏所當得者以百十數孰得此
於盛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歟
請叙其言以遺之子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珙璧重寶也賢而
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以才能見用於顯
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録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
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
於是開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　祖宗之基業旁
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粤天曆
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
之体會粹　國朝故實之文作爲成書賜名　皇朝經世大
典明年二月以　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
之以大師丞相荅剌罕太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学

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隣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尒弥实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大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朵來並以耆舊近臣習於国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善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与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撰又命礼部尚書臣巎巎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内府之錢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国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国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国語於尒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詔誥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国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礼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礼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礼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国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稟之誠实欲更求是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

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
允之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
方而 國家萬々年之基方源々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
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脩
重惟纂述之初獻宲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
餉給之以官府之書資之以諸司之宴礼意優渥聖謨孔彰
而纂脩臣寮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惧之至惟
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稾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皆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与吳興趙公子昂爲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閩憲幙爲者又言所薦非爲幙府求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僻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從者候諸塗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寢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 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愼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公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 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特論惜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 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遐乎幾就泯没未嘗不爲之慨嘆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番易揚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

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以來至宋而止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求一言以爲識其曰於乎其嘗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爲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爲銘嗟乎事君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槩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慊於斯乎其嘗爲玄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爾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　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儗于天朝祕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攷諸故實周有大司寇曾亦有司寇夫何慊乎樂明以其君之命請善盟于尚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問文學以爲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王也其疇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爲目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說乎吾聞之矣彝倫叙則九疇錫彝倫斁則天不畀之矣彝倫叙矣則刑措何用哉雖然儆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教在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爲說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羲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羲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

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爲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爲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迺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其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曾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曾公以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璹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予深嘆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問荅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決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使作今日耳聞者也璹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璹固多見之已乎其老矣得徜徉江湖之上尚當從璹求見其人而授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逆順蜀帥以世臣宿將迺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肖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　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

憲臺騰狀、朝廷未報也、社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或謂生少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為、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韙之、為社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繫朝廷、弗繫社生矣、傑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為鄉里之有生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貢游、又慶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為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為重、不知教授之所繫不輕也、趍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 天子之勑者孰貴、苟以為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況論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若焉、今自 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發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脩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悵悵然徒以苟且尺寸豪末為意、宜其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為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為別、其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

則適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务為新奇以取名，务為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准此而砭訂之。使賢而知者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敦敦焉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寖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為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為能者，在仁卿為餘事。故特舉所以為教者，為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為率，若傳註、史書、詞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為常。

特身，以尚孝友悌忠信屬節義為事。其為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君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集與舍弟未髫齔，先君携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傅，從祖父秘監公受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往焉。一人為故宋樂安縣丞黃其寺，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若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卧不至死，數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冶，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宋亡，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

言不止先親嘗朂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卭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既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爲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爲大學師陳義甚正叔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廵徼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羈留也將行求一言以叙别念無足爲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之爲學之説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以朂予也哉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即所聞而輯之因所言傅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頼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眞識以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横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之正

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獻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明斯經之難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爲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儕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衒鬻之場多識而捭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韞藏夫何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辭曰風從閶闔興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殊未來雨雪載遠道卞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藉以五色繅意重翻成失弃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永歌

道園學古録卷之五

道園學古録卷之六　在朝藁六

雍　虞　集　伯生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廼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有胾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爵鳥翔舞雲風低廻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泳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

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録爲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暮不絶何君嘗以病緩急爲先後不徇貴富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貲之高下故人多趍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餽常々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且久不解衆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爲倒橐中餘貲以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後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爲事此生思所以荅何君者來請叙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爲醫也不區々於一箸之獲而以活人爲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於當世況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槀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録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絶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爲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爲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常吟諷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其嘗以爲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澹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

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其聞之
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
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
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實予寓邑也爲之言曰君之行送
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
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其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
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
施之治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
異於他人哉別爲卷而表之宜矣其聞之延祐初 天子慨
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
臣議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鄉舉里
選之遺迹以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爲不足以得
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辭者尚文之過
也今爲是舉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義以觀其學傳
之以文藝以觀其華藻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異識矣
而試者以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乃欲兼之
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二一致也於是 天子特
出睿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治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
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歎焉屢乎其有
以當上意矣初君與予弟仲常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
乎上下之屬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
宦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舉者也今
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
見用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

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屈曲雖斯以效奔當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為也不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求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學求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其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稾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緝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稾城劉靜脩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漢則以之遡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

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蠛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肉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弱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闒茸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 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乎實切密何可及也哉微得見靜脩鄉之以高明備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斷者且本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胝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甘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

致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而酬之宜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于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于以贊 國家涵煦之深于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于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 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之間以八袠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者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者年盛德者蓋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游故爲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盡難爲別亦不忍別也請亮其懐懐之誠幸甚嘆矣、 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 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內地常以親王重臣塡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閒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愼之每至於著而難也、 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 朝廷不鄙夷之之意而允仕於其地變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 天子旌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羡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是棲棲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詵詵征夫每懷靡及、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遺之使下 國之人知使者之來、 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其言曰欽惟延祐 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 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 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

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廼如其志於百年之後
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
思念者先　文靖之　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
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
絕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氷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
歸臨卭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
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為鶴山書院於文靖在政
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
及為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
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
似者然也今臨卭故居蕪為茂莬而文　靖之所存且亦無幾
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
于　朝以先人之居分籍在巳者規以為鶴山書院請得與

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為何如其亦對曰　朝廷文治
日新大夫士非正學非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
成之　朝廷有司固將趣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
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貞中趙希
光昰成都范文叔仲黼李才孫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
思求脩己延平張子真士佺漢嘉薛仲章紱陵陽程叔達遇
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
從相為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宦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
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
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
簡州文靖公為之記曰所謂教者賾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
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
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

父曰予言即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予以霜降水涸之餘知脫落九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之有成也其雖不敏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二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愷伯氏之孫也來語其曰昔翁之歲八十也予嘗序其事以啓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予爲我復爲之可乎

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 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者在信史見乎詠歌以爲一代之盛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溯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瘡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

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其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曾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字本曾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爲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嬴糧治笈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傳觀瞻儀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啟發雖以屈〻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眞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眞人家世鄉里若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眞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徼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眞人之爲人乘輿市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眞人深居至靜自中

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薄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廻車蓋不唯不以為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冊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吴先生因著芒屩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閽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吴學士閽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脩實録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吴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叙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若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吴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緼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吴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横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脩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爲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待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脩持事必曰

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某某
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 皇上勵太平之盛據中和之
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
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拯之
此所以徧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爲
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袤之萌乘 上意所鄉矯
誣禬禬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淆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
而爲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
已乎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
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盻盻然望之曰 天子之使其將至
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
以宣 上德意而察其隱微欝塞以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
事乎且井疆之境素以勤儉善年十而比以歉告有不忍聞者
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
之乎吾蜀以罹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閒田敏藝四方
之民趍而至者以萬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
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以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
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 乘之使誰不可
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焉於師
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
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藝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
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
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絶無餘矣而猶欲以爲非君子之所重
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

亦𢿅而設是以吾簡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賛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爲孔林之師因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器物事爲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爲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遡並行不悖不益可乎張先生吾蜀人某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勳德録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恭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二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　皇子濶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粮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　國恩功業在盟府褒䘏有制詔世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録刻模以傳于世諗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

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以為汪氏先人事故
主無憾見信　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歳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
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迂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
石以為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筭數而食有
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
言趍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
七十萬　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　明詔廷臣恐懼思
所以答　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
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
本雅實理勤文太監宋本其行嗚呼二公能導　上意致誠
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覩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
言者乎往年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
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
壯而人敏常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産之家輒賄吏求免究轉
期迫輒執畸窮而使之舟惡吏人朘其傭直工徒用器食卒
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
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歳大農以乏用告會議廷中
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　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
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絶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
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
故也且京師之東萑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
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稲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
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寛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
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以為之長又可收游

情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　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法從，參預國事，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徼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矣。不然，禱祠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爲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陜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能救。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暵燥弗生，牲穀幣並竭，商賈去歲國家有大正於邇，謗宿憹守者迷大效之宜，神怒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　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朝曰，　天子幸念疲甿，使臣等奉宣　德意，既竭駑鈍，奈神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　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日以聞，　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普顏實立以誠慤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已亥受　旨，幄殿陰雲低回，將鑾孔迩，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作。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群祀。壬戌，與左丞亦憐眞禱於太一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湫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暍喘汗，牽挽僅至，親致　上命。下即祠宮，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墻毀瓦墮，妥歆無所，祠者

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蹈踏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滃合明
日又禱大澍連日於是東自陜州西至鳳翔南逹興元北曁
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
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
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陜之
間田苗浡興瓜蔓有實稍有廬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
種在土得雨始萌壅埴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蓏可
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
命于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
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於斯極者
誰實爲之 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 命之謹而效應如此
逆順誠僞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
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
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
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
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
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
人天曆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
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
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
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

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包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蘊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菑民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填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湯匡廬之雲巖巖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噦噦請得與都人士共俟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康公子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爲樂也未年歲間各迁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幕來徵文爲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游覽盡樂不在館閣之下昔子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僞備察姦利謬欺之故悵然以爲深感後公爲政治郡鄉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尚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爲難也兼善以先朝進士第一人事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閣一日輟以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

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隱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盡其技 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寧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纊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送進士劉禎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留爲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差後然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爲意及南宮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其次二坐者昌州劉禎維周也及登第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父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將所得又轉之參豪屋百計不可得無以悅親心不遑寧處善卿子偶至成都聞文立家析其姑適同爵者敘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貨竭衣裝盡贖得以還至家善卿問曰成都知姑氏否問否且對以文立適程狀曰何不贖以歸曰皆至矣善卿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奉已爲慊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間言善卿子即禎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剛中高次者禎次者支謂與文舉次則李珍彥博令狐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若殊類范家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

不敢靳予言也故且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寛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兼嬰布皐夔之屬散萬金於一醵而不爲恭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爲報此其人豈屑〻錐刀之末求與於鄉原局〻於齷齪之間而效用於軌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 仁廟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既而草儀鳳閣職贊禮明廷擯祁進退郁〻乎有文是以 英皇肇行鹵簿既閑習於緜蕝之初 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聞洽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曼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 朝廷毋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甓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新甫尚翩〻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

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羨焉、為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為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為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丘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為申為伏為浮丘、固其宜哉。

送甘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焉。即瘞於其郡之江上。內附 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卒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為念。集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即吾壠而問焉、則樵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評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家一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祝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中、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筦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寔有愧焉。故直叙其事、以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曾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爲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憶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爲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爲治世者也至順二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蓋略焉將叙而錄之鄉先生傳季謨甫謂淳曰雖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叙之是以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簫田陳然仲慶曆從官故家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閩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鄭州者也出譜牒叙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驩飲日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歿爲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尚鑒茲哉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曾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綏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

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題
二公所爲也、于後文康公揚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
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於
時、自紈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與寡陋之嘆矣、
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爲詳贍、而他著述尚多亡、繼
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
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
大父、世以春秋掇危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
史氏、程氏、家氏、門户相望、互爲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
郁郁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
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爲嫌、意氣濯如也、謁如也、至治
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
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爲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
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
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匆以別、噫、予終無以廣其寡
陋也乎、前年被　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絶、諸君子緒言
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
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
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爲別、

道園學古録卷之六